

原住民華語文學創作獎

小說

Lulyang Nomin

魯亮·諾命

〈蚤〉



作者簡介

1979年生，桃園市復興區後山高岡群流域泰雅爾族人，因熱愛日治時期建築而就讀臺北大學文化資產研究所。副業為公職，夜幕降臨後轉為正職文學創作者，右手寫族語文學，左手寫漢語文學，作品以小說及散文見長，亦屢獲國內文學獎項殊榮與肯定。平時深入部落訪談耆老，傾聽耆老舌尖上的智慧，遍讀泰雅爾族族語文獻，嘗試將漢語文學融合祖先的神話及口傳故事尋找靈感，一心建構泰雅爾族文學。

著作：

《一摺年的距離》（2020年）

《巫鳥》（2020年）

《Tatak tqenuw》（2024年）

得獎感言

深深感謝臺灣文學獎的所有評審，難為老師們審讀這一篇複雜難讀的小說，但評審老師仍然能夠從小說中看到部落的黑暗與僅剩的亮光。感謝臺灣文學館及所有辛苦的工作人員，四年前曾榮獲臺灣文學獎創作獎，因為與耆老約定時間而無法出席臺灣文學獎頒獎典禮，這次以〈蚤〉再次獲得臺灣文學獎，終於能夠站上頒獎典禮舞臺，願靈鳥西列克與臺文獎所有人隨行。

最後，要以我所有的愛感謝我的msyahaw（依靠）、我的qutux tnuxan（同一個枕頭），深夜挑燈書寫時，妳永遠陪伴著我。

蚤

伊凡·樓信如此深信不疑，自從他們來到伐魯恩部落之後，跳蚤才開始孳生在各個角落。

起初只是三兩隻小蚤，到了後期卻是繁衍成一整群，如今只要一丁點的黑點附著在伊凡·樓信的下半身都能夠引起他的恐慌症發作。當第一隻蚤攀附衣褲時，他不以為意且傲慢如視而不見，當作是司空見慣的細微小銹蟻叮咬，直到全身作癢時察看皮膚，才恍然看到腰部以下已是上千般紅色、丘疹般密集規律的斑點。他不斷地搔癢，至少持續了七天也無法罷手，斑點演變成小水泡，即便搔破出血，也無法克制住他停下搔癢的欲望，伊凡·樓信像一隻獼猴猛力抓撓身上的蚤癩，「猶如星星之火燎原，從腳掌到上半身被焚燒。」他哭笑不得地說。從那一刻起，丁點兒的黑點都足以使他引發心悸，三五成群的黑點，他便不由自主地顫慄冒出冷汗，及至晚期數不盡的蚤群悄然來到時，他幾乎窒息，甚至感受到靈魂即將被剝離這具軀體，儘管只是一粒黑點緩慢地移動，伊凡都覺得天幕隨時都可能坍塌到他的頭頂上。

從伐魯恩部落小米播種季時，夜空升起泛著血光的月亮起，到十月斯謬司¹時落下的夜月，伊凡·樓信始終努力不懈地想找出蚤群的源頭，以便於對症下藥根除蚤害。他從腳底下的第一隻跳蚤找尋，似乎是三條固定的路線，循著這三條軸線，他意外尋覓到牠們繁衍的根源，「哈雷路亞，我終於找到了！」他宛如發現了本世紀最大的研究成果而呼喊。第一條路線朝向伐魯恩部落七屆元老級民意代表哈路斯·瓦旦二十甲腹

1 泰雅爾族語 Smyus，祖靈祭。

地的私人豪華莊園，全境是一道五尺高的圍牆，戒備森嚴的監視器至少上百部環繞高牆，部落裡沒有人進入過莊園，那裡是部落的不夜城，招待形形色色的外來投資客；第二條路線則是伐魯恩部落唯一的土地代書事務所，代書打著為改善族人生活的招牌，以部落人頭進行原住民保留地販賣的勾當，「我贊成原住民土地開放買賣，那是進入到文明的第一步。」代書常常如此說，這句話也成為了他販賣原保地時掛在嘴邊的口頭禪。第三條路線是他撓破了頭皮也意料不到的，是每一年以高價收購部落所有可利用土地作為地皮炒作的投資客們，聯合建立的非原住民保留地保護區，家家戶戶都設立了部落族人從沒有見過的高級鍛造黃銅雕工大門。這三條路徑創造了蚤源，伊凡·樓信相信打從他們陸陸續續從剪短頭髮的人離開、操著捲舌音的人、提著一只只裝滿紙鈔的黑皮箱的白面人們來到伐魯恩部落之後，跳蚤才開始繁衍在各個角落，這也構成了伊凡·樓信多年來恐懼的來源。

「我懷疑這是出於牠們的王的召喚，因為牠們是有組織與紀律的侵襲。」伊凡·樓信像是化身為一位天文學家探勘到黑洞的奧義，全身上下衣衫襤褸，穿着破舊的衣服，衣服上布滿了各種大小不一的破洞，彷彿經歷了一世紀的風雨；他的褲子也同樣不堪入目，膝蓋的洞口露出了裡邊層層如象皮般的皮膚，顯得既邋遢又無奈，沿著村裡的街巷小路敲打著鐵鍋到伐魯恩部落宣傳這重大的發現。

從此伊凡·樓信內心充滿了一股不明確感，心裡隨時會因為一隻黑點的乍現讓他打個冷顫，尤其是鬼魅般如影隨行的拉令·夏出現在他眼前的頻率超越過往，伊凡·樓信相信這之間的偶然必然存在著某種關聯，只要是伊凡·樓信處於清醒狀態，拉令·夏都會糾纏著他的自由意識。一開始，伊凡·樓信認為他只是存在於記憶底下的第一層意識，或者潛藏在他夢裡的第三層意識間浮現，伊凡

稍縱即逝的記憶裡，他依稀記得起初拉令·夏還是具備完整的人類的形象，一成不變地穿著一套亞曼尼（Armani）的筆挺西裝，光亮的泰國頂級鱷魚黑皮鞋，麻油般的深黃膚色，出現時嘴邊總是歪歪斜斜地叼著七星菸，但是當伊凡·樓信嘗試說服自己，拉令·夏只是裝在他的腦袋中的虛幻人物時，他愈是清晰地顯形。這樣的不確定感埋藏在伊凡·樓信的心底久久不去，直到多年前他被家人五花大綁帶去精神科診療，白袍醫師從鏡框的縫隙嚴肅地看著他說：「這是思覺失調症引起的，好發期大約是你這年齡，幻覺與幻聽是主要的中後期症狀。」自此，他才逐漸說服自己，拉令·夏是存在於他的精神世界，而非真實世界中。

從拉令·夏第一次出現在他眼前時，他從來不曾發出過任何聲音，比手畫腳是兩人對話的基礎，他們培養了數年的默契，伊凡·樓信總能瞭解他比出的手勢的意義和要表達的中心思想。

拉令·夏兩手拇指和食指伸直，拇指碰觸胸部向外畫，一手手掌攤開，掌心向後，在肩膀處朝後移動；接著一手握拳之後，手臂往內做彎曲動作，隨後一手五指彎曲往下放。他對著伊凡自信地比出一手拇指和食指彎曲，在嘴巴前向前移動，之後一手食指在另一手背點一下，立即彈起再落下，象徵蚤的跳動。

（我是從權力的中心召喚蚤子蚤孫而來。）

拉令·夏在伊凡撓癢小腿肚時突然現形比出手語道。

食指和拇指捏喉嚨後，再向外打開，食指與小指伸直，食指觸臉頰，向旁移動後食指收起。拉令·夏又一手拇指伸直不動，另一手掌心朝上，以指尖重複碰拇指。緊接著拇指、食指捏起碰額頭；一手拇指貼於掌心，其餘伸直觸下顎；雙手拇指、中指和無名指指尖捏起互相接觸，其餘伸直。

（不需要母體孵育，貪婪就是最好的溫床。）

「不要妄想，你向來只是個幻覺，最終的目的是加害於我。」伊凡·樓信擺了擺手，坐在木棧板上不停地抓撓身上蚤癢，刻意迴避他泛

黃的眼神。

拉令·夏佇立抽著七星香菸，背抵在牆面，啾啾地吞吐出一圈又一圈的煙圈，伊凡順著繚繞上升的煙圈，驀然回到卅歲時婚變的那年，妻子里慕依·阿麗也是同樣的站姿，抽著相同品牌的七星白菸，一沓協議書擺放在客廳桌上等待著他簽字。他內心充斥著混亂，頭痛欲裂，他抱緊自己的頭部，撕扯自己所剩無幾的髮絲，所有關於妻子的記憶如旋渦般在腦海裡打轉，彷彿他也在這股旋渦的中心被拉扯，當離心力減弱，疼痛感也隨之趨緩，伊凡被一股莫名的不明確感擊垮，從此失去了自己的身體，即連記憶也成一片空白，「我的記憶短暫，短得好像只剩下三秒鐘。」他感慨地說，直愣愣地坐在椅子上，聽不到任何聲音，雙眼圓睜對著乳白的矮牆凝視，倏地，拉令·夏悄然無聲地第一次出現在他面前。

拉令·夏比出手勢，一手食指和中指伸直，掌心向內，在身前往靠近肩膀位置微微左右擺動；雙手五指微彎，兩手相對，在身前往胸口內相合；又再以雙手食指和拇指指尖相觸成圈，雙手在身前往指圈碰觸後，分別往兩旁拉開。

（我們不就相安無事已幾十年了？）

他揶揄伊凡·樓信說。但伊凡心裡卻不是這麼想，從拉令·夏在記憶的旋渦裡瞬間突現，硬生生地闖入到他的生活，甚至擁有遊蕩的惡靈²的能力從四面八方召喚群蚤而來，他便瞭解到，餘生將永無寧日。他曾努力除盡拉令·夏召喚而來的蚤子蚤孫，起初兩三個黑點他尚且能徒手應付，當那幾隻黑點躍上小腿吸吮血液，他用手指沾口水，順時針捻壓黑點，但那仍然無法將之捻斃，這是出於他輕忽黑點們的生存力，「這麼微小的軀殼，卻承載著旺盛的生命力和隨之而來的咒詛。」他自言自語地說，再以指甲掐斷蚤身，

2. yaqih utux，遊蕩的惡靈，意外或非正常死亡者之靈，無法回到祖靈地便游蕩在人間。

使之身首分離。對於完全變態的昆蟲，他用放大鏡仔細地端詳牠，「完美無瑕的惡魔。」伊凡·樓信喃喃自語地說。具刺的吸食口讓他不寒而慄，他用細針撥動翅翼，扎入堅硬的體殼，體側平扁但觸角粗而短，他翻過蚤，訝異牠的寬大腹節之下，擁有發達粗壯的後腿。

正當他以為戰勝了這幾隻黑點時，數以千計的跳蚤突地三路奔襲而至。他想起祖母吉娃絲·樂伐克會在第一道曙光露出山櫻花樹梢時，拿起水桶澆灑地面，於是不顧木造地板的不耐水性，把排水孔倒入砂石堵塞，門檻也疊起及腰的沙包，一鼓作氣開啟所有水龍頭，流水溢滿室內，傢俱、家犬、家電隨處漂流，水面漂浮起一層薄薄的黑色蚤屍，他以為大功告成，關閉水龍頭時還發出一陣瘋狂的喜悅說：「人定勝蚤，有志者蚤盡除。」當淹水退去，掃除數千隻蚤屍後，他以為憑藉著祖母的傳統清潔工法得以除盡蚤群，驚愕的事此時在他眼前發生，比先前更龐大的蚤群前仆後繼踩在漂浮的蚤屍跳入那一棟大正年間建造已然破舊的日式平房。

歷經之前的瘋狂喜悅之後，他異常地為第一次的失敗顯露出不同於以往的暴躁性格，他在憤怒中砸碎了所有家電用品，打破客廳一整面落地窗玻璃，還因此不慎割傷了自己的右拳，平白無故縫上了十五針。雖然如此，他在恢復冷靜後對自己說，「大祖宗lkmButa也是歷經兩回數百里徒步遷徙，才能自南投的斯巴樣到達北部的高岡流域建立無數部落，我才嘗到第二次失敗的惡果而已。」拉令·夏也能清晰地聽見他內心的獨白，他們倆就像是連體嬰一般共依共存。

徒手與水攻失敗之後，伊凡·樓信暗地裡謀劃第三次除蚤計畫，此刻他仿如能聽得到蚤群們窸窣窸窣的微弱對話聲，不單是拉令·夏，蚤群也在嘲笑他，他在精神最為亢奮的狀態下獨自驅車往大賣場，期間因為精神不濟，不慎擦撞了三四台停放路邊的車輛，壓死了正要橫跨馬路的羅威那猛犬，還差點撞上路過斑馬線的百歲人瑞，最後讓處於迷茫狀態的伊凡平安停駛的是跨越到人行道上撞上一根電桿才停止。他從破碎

的玻璃往電桿上看，一道標語這麼寫道：「天國近了。」伊凡·樓信幾乎是爬行的方式出車外，踉踉跄跄步入賣場，半小時後他買下賣場所有的除蚤藥劑和器具，一百多罐消毒水、各式各樣的除蚤噴劑七百瓶、展示場所有的吸塵器具，用五十台車次的推車來回裝載在三噸半的貨卡。但他還仍不以此為滿，在後車箱所剩無幾的空間裡，他特地開車繞到附近各大藥局買下所有藥用硼酸，此時，貨卡已然承載不下任何物品，他才心不甘情不願地返回伐魯恩部落。

「蚤高一尺，我高一丈。」伊凡·樓信開車返回部落時志得意滿道。

拉令·夏憑空出現在副駕駛旁，突然的現形使伊凡差點就開到對向車道與來車相撞。「你忽略了蚤的繁殖力，他們是依靠三條路蚤徑的人類貪慾繁衍不盡的，」拉令·夏在他的腦海中發出聲音，嘲笑伊凡的無知行為說道：「無論是化學藥劑或是物理方式除蚤，只要一點慾念，牠們終將生生不息。」拉令說完，就在伊凡的頭殼上輕敲了幾下響聲，「大腦的運作不是在頭皮之上，是在頭殼皮質下的白色腦漿裡。」

「你的蚤子蚤孫將臣服在我的荼毒之下。」伊凡·樓信咬牙切齒，瞪大眼珠幾要奪眶而出。

為了試驗三種化學藥劑的可確性，在拉令·夏的見證之下，他奉獻出自己的身體作為偉大的人體實證，伊凡將粉狀硼酸倒入古典造型的四腳獨立浴缸，再以二比一清水和漂白水的比率加入硼酸池，混合依芬寧及賽滅寧的除蚤藥劑一併噴入池內，三種藥劑摻入後攪拌均勻，浴池水面已遍滿泡沫，一股刺鼻的酸刺味撲鼻而來，整個伐魯恩部落瀰漫著這股異味，他心想，結合這三種藥劑，拉令·夏將無語可說。於是他褪去連身的白浴袍，就像貴妃沐浴那般典雅的姿態，伊凡先以腳趾測試水溫，混濁的藥池經過化學反應後產生熱化，「這時的水溫最適合人體。」他滿意地說，裸身進入

浴缸他枕著頭享受全身優先除蚤的快意，不時撥動水面的泡沫吹起泡泡浴，不到十分鐘，他突然感覺到皮膚表面出現燒灼感，就像萬千隻紅蟻叮咬的刺痛感瞬間扎向心口，正午進膳的食物在胃裡猛地打轉，一陣陣嘔意從腹部頂向喉頭。伊凡·樓信呆滯地凝視天花板行將塌陷下來彷彿要砸向他，他雖然躺在溫熱的藥池裡卻頻頻冒豆大的冷汗，皮膚也陸續產生點點紅斑，伊凡舉起沉甸甸的雙手看，手面已呈現發紺，他的意識開始模糊，甚至有幾回沒入浴池裡，在水中憋氣幾十秒後，伊凡·樓信從瀕臨氣絕的死亡門關躍出水面，大口呼哂一口氣後，他就像是溪底的鯰魚般從浴缸爬行出來，全身滿是油沫，匍伏在大理石地面。

「我的試驗成功了，定能除盡。」伊凡的裸身蜷縮在地上，用僅剩的最後一口氣吐出破碎的字句。

拉令·夏環抱雙臂，蹲下身來撇著頭看完一幕人躍澡池的戲碼，他一手手掌攤開，掌心向後，在肩膀處朝後移動；然後雙手握拳，在身前重複上下對敲；然後雙手置於胸前，掌心向下，兩手同時往外甩。他鼻子噴出氣來笑著，一手伸出食指，掌心朝右，另一手伸出五指，掌心向上，之後翻轉向下，表示死亡之意。拉令歪斜著，對他再次比道，一手在胸前向下輕擦數次。

（經歷愚蠢的死法之後，想必你將大澈大悟。）

從致命的試驗下存活下來，花了兩個月休養才恢復健康，伊凡·樓信以為將可預見用人體實驗的努力果實，但他無視拉令·夏的衷心警告和蚤群的繁殖力。化學除蚤在歷經兩個月的反覆噴灑消毒後，跳蚤的數量不減反增，他終究是承認了拉令·夏的勸戒具有不可撼動的理由。蚤群占據了伊凡所有的土地，從黑鐵鍛造的排灣族工法的大門入口起，他利用自以為與生俱來的敏銳洞察力，端著放大鏡仔細地搜尋每一抔土，才發現牠們除了占據木造起建的二樓層日式家屋，蚤群也已遍布兩百多棵水蜜桃樹的果園、籬垣圍起充滿泥濘噁臭的有機肥地面的鵝舍、鑽石形的人工池、囤放工具和飼料的工寮，甚至深入到一棟一百五十年前祖

父武鮑·那威依時期以樹皮屋起建的博拉罕³——他寧願在那間隔離自己，過著與蚤隔絕的生活——即使連樹皮屋蚤群也不放過，因為那裡至少可以升起一塘火，在火圈的熱度下，如同祖靈的菱形之眼冥佑，形成一圈保護層，使蚤群不能靠近他半步，他彷彿再次回到了母親懷胎十月的子宮裡，與胎兒弓姿相同的取暖姿態，伊凡宛若漂浮在淡黃色羊水內，恆溫的水圈呵護下，他暫時得到了片刻的安全感。

「牠們無處不在，也無處不見，」伊凡·樓信的信心徹底被擊碎，帶著幾分的恐懼，他重覆自己創造的凌亂詞彙說，他在地上畫出三橫一豎，「krahu na mrhuw（王），牠們中間有一隻巨大的王，蚤群聽命於集權一身的王。」

他翻起地面的任何一張地毯，都能擲落下數以千計的蚤。在他的臥室床鋪上，絨絲被的纖維都能夠成為蚤群下蛋繁衍之處，只要一蓋上絨被，伊凡·樓信整夜都能夠聽到細蚤在絨縫間發出的細微聲音，他只能聽得到，雙眼卻無法捕捉得到牠們瞬間地跳躍。拉開書櫃抽出每一本收藏的書籍，每一頁皆能抖落棲息於頁與頁間的空隙肉眼幾已不可視的蚤卵。每一餐，飯碗端在手上還未就口前，蚤群已經躍入碗內，混入飯粒的數量之多，使伊凡·樓信頓時失去了食慾，但在飢餓交迫下，他需要耗上半小時用筷子揀去碗中的蚤子才能進食。此時，他早已體無完膚，數十隻巨大的成年蚤在他身上無情地吸食肆虐，伊凡奇癢無比又苦無驅除之法，化學藥劑灼傷的結痂和新撓破的蚤癢，這時已經無法分辨出新舊傷口。他在絕望之中坐在博拉罕的三石灶火塘畔，火舌在疊層的木頭間亂竄，火光照亮他臉上，因為被無情擊打而喪失信心，伊凡·樓信的思考正處於混亂狀態，「大火……燒蚤，火……可以……牠們焚燒……用一把火，可以燒光……通通……永遠消失在這世界……所有。」朝著未

3 泰雅爾族語，plahan，家族共食團 gaga 的烤火屋。

粉刷的單調水泥牆面，他上半身前後搖晃，說著不斷跳針和重疊又令人難以瞭解的詞彙。拉令·夏出於這幾十年形影不離的交情，挨近他取暖的火圈靠近伊凡就坐，「你確定要這麼做嗎？」拉令·夏質疑他準備進行的計謀。「解決方法，唯一的……也是最終的……除非上帝派遣加百列……趁著我有記憶以前。」伊凡言詞斷裂，但拉令·夏總能重組他回答的詞句，並且適時地回應。

拉令·夏和他妥協比畫道，一手伸出右拇指，點頭微笑。他一手拇指和食指相觸成一圓圈，從眼前打開成五指伸直並拍到另一手手心上。他的拇指觸及太陽穴，其餘四指向下彎起。

（好吧，看在你愚蠢的固執上。）

即使伊凡·樓信已呈現嚴重的行為障礙，他依然拖著殭屍般的身體，來回在各個房間中收集所有能夠燃燒的棉被和布料。拉令·夏看見伊凡僵直著身體收集布料並統一放置在一樓大廳，他曾再一次嘗試勸阻伊凡·樓信，但伊凡始終對於他苦口婆心攔阻毫無反應，反而看作是對神聖工作的莫大阻撓。

拉令·夏嗤笑著他，用雙手拇指和食指彎曲，指尖相對，掌心向上，在身體前畫圓；左手伸出食指，掌心朝右，右手伸出五指，掌心向上，之後翻轉向下。

（你就像一具走動的死屍般啊你！）

接近完成火燒煙燻法的工作，伊凡·樓信又突然想起米糠有助於燃燒與煙燻，於是又從鵝舍裡搬出一包包米糠倒在破布被上，他拿出瓦斯噴燈，自滿山滿谷的破布底部開始點燃，不過篝火起一塘火的時間，易燃的絨絲被在瞬間燒起，在密閉的空間裡，剛開始一如他所設想的灰煙方式燻房，但隨著室內溫度漸升，伊凡·樓信按捺不住悶熱，於是開啟了客廳的四連扇落地門，悶燒已久的破被布就如飢渴的野牛，空氣被倒吸進入室內，伴隨著飄浮的粉塵，伊凡·樓信只見一瞥閃燃，火團如野獸瞬間飆升，伊凡·樓信此時才知道自己已經無法控制火勢，只能顧及自己羸弱的生命

向外逃生。他愣愣地佇立在那幢失火中的屋外，臉上沾滿煙垢，高溫使他無法靠近半步，熊熊大火貪婪地吞噬具有百年歷史的木造建築，伊凡閉上眼若無其事一般，彷彿在享受午後夕陽的霞溫，在火光之前，他拿出事先備妥的三簧口簧琴，他想起祖父武鮑·那威依曾經教導他的雙人口琴對舞，於是，想像著自我虛構的伴舞女孩與他對舞，伊凡背對大火，跳離家屋時熾熱的烈火舔舐他原本破舊的衣服，他幾近全裸的身子在火場前亂無目的地手舞足蹈：

先是雙手插腰，迴旋飛跳，完成一個循環後開始吹奏口簧琴。銅簧片發出嗡嗡的共鳴聲，隨著二拍節奏的簧音，他右腳曲起、跳躍，右腳點一下地面，左腳曲起擺動後跳躍著地——口簧琴拉奏兩拍——換起左腳重複先前的動作——口簧琴拉奏兩拍，在他背後的火勢迅速蔓延，嘩嘩剝剝地響著。

隔日清晨，古屋燒燬成燼，煙霧裊裊。歷經徹夜燒蚤和冗長的獨舞之後，伊凡·樓信躺在昨夜大火餘溫傳導的石礫地面上夜宿，這段時間，他進入到一循環顯現的夢境，總是在將醒未醒時夢見一隻巨大如人形的蚤被他斬首，不過自己的身體失去自由無法從當下逃走；又夢見嘴裡所有的牙齒脫落，他拾起墜落在一派烏黑地面的落齒，重又裝回原來的牙床上；他夢見最後一齣夢，夢裡出現一條不規則黑色斑塊的原矛頭蝮，伊凡·樓信使勁地敲打牠的頭部卻不能將之擊斃。就在清晨將醒時分，他又會夢見令他毛骨悚然的畫面，一張黑白的照片，是他躺在病床上，面容浮腫且蒼白，在夢中，他了然於胸那是預示著凶兆。這時他才會清醒，醒來時拉令·夏已坐在他身旁，他抱著一把吉他，拿起夾在耳朵的一根菸，有點風，他單手捂住菸，另一手摩擦賴打（打火機，借自日語ライター）點菸，伊凡的視線被擋住，睡眼惺忪間瞅見他雙頰凹陷下去，從指縫間火苗吞吃菸頭，拉令·夏吐出一縷煙，他彈了一下菸尾，把菸銜回了嘴邊，拉令這才攥緊吉他，嘴角歪歪斜斜地叼住菸

尾，右臉頰堆出層層皺紋開始彈奏。

拉令·夏發出無聲的嗓音，倒像是在聲帶抹上一層沙粒，粗獷的沙啞聲如這一團沙粒流過湍急的野溪，先是向下急降，途經暗礁又向上升起，越過礁石後是隆起的漩渦，漂浮的沙粒打了幾個轉，再順著水流漂泊在平坦的水域，最後沉入溪床。歌聲被斬斷，隱隱約約問伊凡·樓信聽見灰燼中傳來熟悉的窸窣聲，他側躺在地上震愕地觀看火場，蚤群展現了無與倫比的生存能力，牠們彷彿在浴火中重生，更精確地說，來自於三路線無窮無盡的慾念孵化而來的蚤群，透過龐大的慾望變種為無懼熾熱的殘火餘溫的新蚤，覆蓋住殘火並使之熄滅，令伊凡·樓信難以置信的是牠們很快地又再次占領了農莊果園。

「喏！不就告訴你了唄，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的，人類心中的慾火使蚤子蚤孫生生不息。」不需開口，他們兩人便能夠聽到彼此的聲音，拉令彈了一下菸尾，菸頭快燒到尾巴，不等抽斷菸頭也不摠熄就隨手扔掉菸蒂。

「牠們一定也會有弱點，依靠吸食血液的動物或昆蟲總會有缺陷，我的農園是伐魯恩最後一塊淨土，不容蚤群踐踏，我會堅守到靈魂被祖靈收割之日。」伊凡枕著雙臂在心中對彼此說。

拉令·夏徒手在空中佯裝捕捉空氣，像是捉到什麼似的，他握緊拳頭遞到伊凡臉前，拉令朝拳頭吹一口氣，攤開手，沒有作聲問：「看到我掌心之物？」他又語帶輕蔑地對伊凡說：「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日光之下都是虛空、都是捕風⁴，部落的所有曾經可播種小米的土地盡被蚤群吞占。」

伊凡·樓信啐地一聲別過頭去，不再與拉令·夏作無聲的辯解。他回想起先祖武鮑·那威依遺留的土地已是部落最後的淨土，而位居這塊土地中心的博拉罕成為最後的防線，於是他動念返回到博拉罕和牠們作最後的搏鬥。博拉罕裡三石灶的燒木被之前的餘灰覆蓋住，火苗處於

4 語出《聖經》所羅門著之《傳道書》。

休眠狀態，伊凡·樓信往三石灶中心吹揚灰塵，炭火露出火紅的星火，他往火塘依交叉勢添入柴火，俄頃，火勢再起為他建立了保護圈。他拉了一只木凳坐下，努力回憶起那一段廿年來不曾停止過的夢境，他認為夢的反覆重現廿年，之於他，是預示著某種重大時刻的夢兆。於是，無視部落的禁忌，他在博拉罕模仿唯有部落巫醫才有資格施行的德個里慕⁵法術。為免引起部落耆老懲罰，他挑選夜闌人靜的時段進行即將失傳的巫術，他依樣畫葫蘆，博拉罕後方小徑的草叢間砍來兩株五節芒，從博拉罕翻出年久失修的鐵盆，盛滿水，將一株五節芒投入水盆內。在他努力思考夢兆時，拉令·夏背著吉他走進來坐在他一旁。

「這個依賴手機的年代，你還信這一套Gaga⁶，你需要的是格每斯⁷而非德個里慕。」拉令·夏坐下來後開頭的第一句就嘲諷他說。

伊凡·樓信不理會他的譏笑，無視他的存在，繼續施行德個里慕，伊凡口中嘟嘟囔囔模仿文面巫師的泰雅爾族術語：

「utux kayal ! soni qani ga musa saku mtqlimu isu, maha nanu qu spi maku ka hintagan kraykryax qani, hitagan mpusal kawas qu spi mu, ana yaqu iyat ku phgup balay ga, mkpyut misu uzi la, anay saku skayal qu spi maku.」（獨一的神靈啊！現在我要向您施行德個里慕，我這廿年以來反覆出現的夢是如何，即使我不是真實的巫醫，現今也都不在了，請明示我這夢占。）

他把砍來的另一株芒草大葉浸入水中，一面唸著自以為是的咒語，一面將芒葉都浸入，他觀察著盆中的水珠，又接著唸咒：

「aw blaq ga ini ga yagih spi maku qani, nway hmtuw cikay qu inlungan su, aki saku baqun maha nanu qu spi maku kasa, kana ku mnos yaqih utux, yaqih zyuwaw.」（這夢是凶或吉，請明示於您心，好使

5 泰雅爾族語 tklimu，水占。

6 Gaga，泰雅族傳統習俗與規範總稱。

7 泰雅爾族語 qmes，驅除害蟲之術。

我知道這夢之於我將如何，才不致於遇到惡靈和噩事。)

兩株芒草平行置浸放在水盆中，伊凡·樓信靠近水盆觀察水珠數量，水珠清澈透明，他認定這是祖靈與神靈賜予夢兆的徵象，是吉占，「拉令，你看哪」，他指著浮出十顆雙位數的水珠對拉令說：「這是吉占無誤。」

但是拉令·夏此時卻和他唱反調。「你夢見被一隻巨大如人形的蚤被他斬首，凶兆！你的身體失去自由無法從當下逃走，凶兆！嘴裡牙齒脫落，拾起墜落落齒，重又裝回牙床上，凶兆！夢裡出現一條原矛頭蝮，敲打牠的頭部卻不能將之擊斃，凶兆！所有的夢象都是凶兆。」拉令·夏斬釘截鐵地在彼此心中道。

伊凡·樓信在內心裡反駁他說：「這廿年來你只會在最關鍵的時候憑空出現，開口閉口就像是陣冷風一樣飄來飄去，也似無定的錨，落井下石是你最擅長的事，無論是德個里慕或者是格每斯又與你何干？夢占或祈求醫術與你又何干？是對或錯你都能夠有理由反駁我，你就是巴望著我受苦受害，巴不得我失去這一塊伐魯恩部落最後的淨土，我心裡就是知道，每當我跟部落人靠近說話，你就會立刻出現在角落監視著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這麼多年來，我在你的迫害中忍耐，我明白你在想什麼，失去隱私下呼吸著沒有自由的空氣。」伊凡在心裡想著，拉令·夏也清清楚楚他心裡所有的念想。

拉令·夏用一隻手的手指在額頭上輕輕畫過，表示忘記的意思；又用手指指向伊凡·樓信，然後做出一種病態的手勢。五指伸直面向對方，掌心向外在身體前方搖動；拇指伸直在胸前由下往上移動；一手手心朝上不動，另一手四指併攏微彎，指尖朝下做弧狀移動到手心上。

(啐，這是你被害妄想症又發作，是你不合現實的推論結果。)

拉令·夏把叼在嘴邊的菸蒂丟入火中。

隱蔽在博拉罕的第二天，伊凡·樓信以為自己處在極夜的北極圈，黑色的蚤群填滿竹牆所有的罅隙，一絲光線都難以爬進博拉罕。伊凡聽

到嘈雜的聲音鑽入他耳裡，他心底震了一下，數以千萬計的黑蚤鋪天蓋地湧進這一片最後的土地發出窸窣聲，牠們爬滿博拉罕從裡到外，他擎起火把，鼓起勇氣推開三尺四方的木板窗，映現在伊凡·樓信眼瞳裡的景象卻是一片烏黑的世界，數百棵水蜜桃樹木、囤放器具的工寮、百來隻鴨鵝倒斃在其中的鴨舍、漂浮一層黑蚤的蓮花池子、碧綠如茵的巴西地毯草、原為一片綠油油的農園，所有繁花綠瓣都覆滿黑色的粒子。在這一片被取而代之的黑色世界，飄來陣陣腐臭的屍味，那是因為園內凡是只要有氣息的活物都被蚤們吃盡，那頭號稱忠心無比、不離不棄看門的泰雅純種斑點土犬，目睹了這齣恐懼的現象之後，寧可死命地掙脫頸項上的鐵鍊逃之夭夭。

牠們就像一股一股的波浪蠕動，伊凡感受到一股惡臭、邪惡、貪婪，以及一股罪惡感在心中與之對抗，伐魯恩部落的終結提前來到，伊凡·樓信捂住絕望的臉，他了於心，自知已錯過了逃離的最後機會。

拉令·夏的眼神閃現怪異的神色，他在胸前以一手食指在另一手背點一下，立即彈起再落下，他用舌頭舔小指再以五指指尖接觸，重複碰觸嘴巴。

(蚤以人的慾念為食，也以人的慾念繁衍，讓牠們強大的不是蚤的本身，而是人的執慾。)

這次拉令並沒有比出繁複的手勢，伊凡·樓信卻能了然於心。

「曾祖父亞威依·達那恩堅守斯納列克山阻止短頭髮人⁸侵入伐魯恩部落時，不是曾經願與祖地共存亡？」伊凡·樓信浮現過去光榮時刻的名言，機械式地一字一字吐出。

拉令·夏只是簡單地回覆他，以一手拇指觸太陽穴，其餘四指向下彎起；又一手食指伸直，在胸口上畫上「才」字的最後一撇，隨後以手拇指貼於掌心，其餘伸直觸下顎。最後他一手手心朝下，

8 泰雅爾族人稱日治時期的日本人為「短頭髮的人」。

今年的臺灣文學獎徵獎，原住民華語小說的稿件不多，卻有種突破以往題材的處理方式。如〈失聯的阿龍〉不急不躁地書寫鋪陳，談及農藥與不農藥之間的理想與現實；如〈蚤〉帶有《變形記》的荒謬與視野，陳述寄生、脫離，殖民、後殖民的掙扎無奈與一點希望。評審委員一致認為〈蚤〉最能代表今年的小說。

〈蚤〉是以主角伊凡·樓信和跳蚤拉令·夏幾年以來的鬥爭作為故事軸線鋪展。其中一開始的跳蚤路線，直接道出部落這些年出現的所謂開發現象。一是原鄉政客權貴的莊園，作為與外來投資客接觸的私人招待所；二是作為宣傳洗腦出售保留地，並代行處理的土地代書事務所；三是已經成功滲入部落形成非原住民保留地的高級住宅區。這三條跳蚤路道明了部落以買賣手段作為土地流失的路徑。而文中擬人化的跳蚤，寓意著滲入部落寄居而後擁有土地的外來移民；那些時不時森冷又精準的腹語，正是作者對於部落族人的反諷與自我省思。當然，整篇有非常精采的細節，支撐小說中部落人與跳蚤之間的拉扯、鬥爭，是一篇以現代小說的技巧與敘事來處理原住民小說常見的傳統題材，令人驚艷與期待。

原住民小說相對於臺灣華語小說而言，有其特別的味道，揉合了質樸、懷思、傷痕、遺世、幽默自嘲與後殖民況味，這些味道源自於歷史記憶、文化底蘊、被殖民經驗與現代適應。每年每屆出現的不同世代、不同民族的原住民作家寫手，參加文學獎作為書寫練習與挑戰，摸索著「小說」這個文類來表達個人思索民族、觀照自我經驗的結果，漸漸也有了上述總結的所謂「味道」與模式。

〈蚤〉是一篇向現代小說技藝前行的一個成果。

另一手食指伸直由下往上拍在手心上，比出違法者的手勢。

（傻子才有罪。）

伊凡·樓信讀懂他的手勢，一臉不以為然，於是他起身關上窗，縛上黃藤編織的勾環，坐回原位之後，伊凡·樓信打了個冷顫，伸出雙手向火源取暖。驀地，他瞥見身邊囤積的木柴僅剩最後一根，他的胸口一陣緊縮，火塘的火圈慢慢地向中央縮小，他感受到周圍的氣溫驟降，於是推動柴薪的尾端入灶，火舌貪婪地吞食短柴，吐出嘶的一聲。微光正巧拂在拉令·夏的臉上，他的臉目扭曲內縮，身形腫成一團，眼瞳散發出琥珀色，此時，蚤群發出巨大響亮刺耳的音聲，頭頂上的樹皮屋頂不斷震動，粉塵自天花板飄落。伊凡·樓信全身顫抖，內心深處湧出巨大的恐懼感，他再次陷入真實與夢境的邊際。橫梁和椽子都在震抖，抖大起來，每一根柱子都被放大，放大，最後都擠到他眼珠子前，硬生生地壓在他背脊，所有的骨節、肺部都要被擠破，他被壓在下邊喘不過氣來。

伊凡盯視著拉令·夏慢慢褪去一層濕漉漉的人皮，他露出光滑而堅硬的背部摔落地面，那個原本的他正逐步幻化為一隻巨大的牠，牠趴倒在地上，背面緩緩露出針刺的剛毛，牠像是要對樓信說什麼話，但是受到牠嘴裡吐出棘刺的觸鬚阻礙的關係，已經無法發出正常人類的聲音，只能嘶嘶嘶的重複鳴叫。牠匍匐爬向伊凡，伸出滿是針刺的爪子，伊凡推開巨蚤衝他吼叫，巨蚤感受到威嚇便倒退一步，霎時間，巨蚤漸漸融入黑暗中，只聽到牠在周圍不停地繞轉，不敢靠近火圈半部。

火圈漸漸縮小，只容得了他一人，伊凡·樓信的四肢開始僵化，反應也開始遲緩，伊凡用盡最後的力氣提起最後一根木柴想投入三石灶裡，影影綽綽的微光下，他看見手背上有一顆五月桃大叮咬的大紅斑，木條從他手心掉落，他像一尊蠟像靜止不動，蚤王不斷繞著微弱的火圈旋轉，室內的萬千蚤群在牠身後追隨繞轉，直到三石灶裡最後一片火苗完全熄滅。